

刊叢學文代現

Friedrich Hebbel: Gyges und Sein Ring

環指其及斯革季

著爾伯赫

譯白秋毛

行印局書華中

中國歷史文獻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Essays and Book Reviews

國指萬及新革季

季新萬指國

萬新指國

中國歷史文獻

譯者序

夫里德利希·赫伯爾(Friedrich Hebel)於一八一三年生於狄特馬申鄉(Ditmarschen)味塞爾布梭(Wesselburen)寒村中。他的父親，是一個窮苦的泥水匠。雖爲人忠厚，然爲窮苦所迫，對於兒子並沒有什麼愛好的感情。可是他的母親却很鍾愛他。嚴厲的父親罵他或是白眼相看的時候，往往總是母親替他解厄的。他在暗澹的境遇中度過了他的幼年時代。小學畢業後，即幫他父親做工。不久，他的父親死了。這時他雖更陷於貧困之境，但因此却得到了向自己所好的方向走的自由。於是他即到本村的一個教會管理者底下去做書記兼着出着的職務。在此，他得到了接觸文學書的機會，如席勒(Schiller)克洛卜斯托克(Klopstock)等的作品。他會費了很大的苦心從友人處借得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來通宵耽讀。他又愛讀烏蘭德(Uhland)的詩。自己也嘗試做詩，並且把作品寄到漢堡(Hamburg)的某雜誌去，受了那雜誌

發行者的贊許。二十二歲時應發行者之聘，得跳出了他的寒村。他在漢堡住了一年有餘，後來得了他所寄宿的家庭的主婦愛利則·列新(Elise Lessing)及別的友人的援助，一八三六年春進了海得爾堡(Heidelberg)的大學，後來又轉到閔行(München)去。在閔行極度節約了生活費總算度過了三年間的研究期，但仍缺乏取得學位的費用。再次回到漢堡來寄食在愛利則的家裏。因為感到了種種潦倒的煩惱，害了一場大病。等到恢復健康以後，不知怎樣忽而創作慾大大的興奮了。在短期中完成了悲劇尤狄特(Judith)。翌年又作了革諾未發(Genoveva)。他想轉變自己的生活，一八四二年冬到哥本哈根(Kopenhagen)去請求丹麥王基利斯當八世(Christian VIII)得到了二年間的研究費。翌年秋他又到巴黎去，在此他寫成了以他獨特的觀念論之世界觀為立論的戲劇論，對於戲劇的我見(Mein Wort über das Drama)。隨後又完成了悲劇瑪利亞·瑪革達雷那(Maria Magdalena)。一八四四年他由巴黎到意大利。在此他雖有創作但均係失敗的作品。兩年的研究費已期滿了，他的生活

依然又感着不安起來。當他在漢堡的時候，早已和愛利則發生了關係，且已生了孩子。他雖自始就沒有和愛利則結婚的意志，但愛利則這時正向他求婚；他別無良法，只得重返北方，於一八四五年秋抵維也納（Wien）。在維也納的逗遛中，接識女伶克利斯提涅英格豪斯（Christine Enghaus）。這個女伶本來也是出身平民階級，入梨園博得聲名，成為當時維也斯帝室劇場的壓臺的人物。她早就讀過了赫伯爾的尤狄特及瑪利亞·瑪革達雷那想試演一下，所以在未見赫伯爾以前，她已經由作品認識這作家了。後來兩人終於互通款曲以致結婚。因此不免有人評擊他對於愛利則的態度。不過在赫伯爾自己以為詩人的義務比常人的義務要高。他因為欲完成一個詩人，不得不犧牲了做常人的義務。他說：「一個人無論什麼都可以犧牲，但是祇不可把全生涯都犧牲，因為他的生活，在陶醉以外，還含有別的目的。」他因此與英格豪斯結婚以避免生活上的不安，而得一心一意從事創作。後來由他與她協議的結果把愛利則接到維也納來，給了她多數的慰養費與她和氣地分

別了，爾後赫伯爾繼續創作了赫洛德斯與瑪利安涅 (Herodes und Marianne) 阿格涅斯·柏璠厄 (Agnes Bernauer) 季革斯及其指環 (Gyges und sein Ring) 及三部劇泥柏隆根 (Die Nibelungen) 等大作，悲劇狄麥多流斯 (Demetrius) 全稿未終，竟於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與世長辭了。

赫伯爾是歌德，席勒以後的德國最大的文豪。在創作上他最得意的是戲劇尤其是悲劇。他所私淑的戲劇家是克來斯特 (Heinrich von Kleist)。他繼承克來斯特創始了近代劇，做了易卜生 (Henrik Ibsen) 的先驅者。所以在文學史上，人們都承認有萊新——克來斯特——赫伯爾——易卜生 (Lessing-Kleist-Hebbel-Ibsen) 的系統。

他的劇作的題材，幾乎全是關於兩性的問題。例如尤狄特、革諾未發、瑪利亞·瑪革達雷那、赫洛德斯與瑪利安涅、阿格涅斯·柏璠厄及這裏譯出的季革斯及其指環等無一不是兩性問題的作品。

他的一生，已如前述，除了晚年的數年外，可說通篇是一部奮鬥的歷史。

苦悶是他平生最親近的朋友。但他不因此而向既成的宗教求救，反而和五十年後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一樣，是詛咒基督教的。他去求救的地方，是藝術的世界。他想在藝術的天地間，創造可以替代上帝之理想的偉人。在這一點，他又是尼采的超人主義的先驅者。只不過他不像尼采那樣徹底，所以未達到極端的自我主義。因此他的作品，抱着徹底的自我主義的人物，都招致了悲劇的終局。

赫伯爾的作風，有一句總括的評語，即「詩歌的寫實主義」。不過德國的寫實主義，本來是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所建設的理想世界與青年德意志（Das junge Deutschland）所代表的現實主義的綜合物。所以在赫伯爾的詩歌的寫實主義之中，也當然含有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等的要素。

這篇季革斯及其指環，據赫伯爾的日記，是一八五三年十二月起稿，翌年十一月十四日完成的一天，他到維也納警務部的圖書館去，該館的愛好文藝的館員布藍塔爾（Braun Von Brantnal）突然問他，爲什麼還沒有把坎多

利斯與洛多珀的故事編爲劇本。因爲這故事布藍塔爾前曾說給赫伯爾聽過的。赫伯爾卽向他借了皮拉的百科全書 (Pierer's Universal-Lexikon) 來參看這件故事。當夜卽着手寫了第二幕的一部分。第一幕是在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告成的。這篇劇的題名本來擬定是洛多珀。但這時他已發覺對於王妃的動作的起因 (Motivierung) 很不容易應付。因爲這個困難未解決，所以在一八五四年六月雖已完成了兩幕半，但自此直至當年十一月止，竟未繼續動筆。於是他遂決心不拘泥於歷史而側重心理，卒完成了這一篇名作品。

赫伯爾之所以能知道有如本劇的材料一般的故事的經過，是由於布藍塔爾造成的。但是他於本劇中所採用的材料是以史家希羅多特 (Herodotus) 的記述與柏拉圖的國家篇 (第二卷第三章) 爲資料的。據希羅多特的記述：希拉克略家系的末代呂底亞王坎多利斯，有一個絕美的王妃，他因此非常自誇，常於人前不絕地稱揚王妃的美貌。他因爲想使世人知道他藏

有怎樣的寶貝，欲使他的寵臣季革斯一觀其至愛的王妃的裸體美。敦厚的季革斯聽了坎多利斯的話，驚惶地答道：「女子若一脫去了衣服，同時連羞恥心也要喪失的。」把坎多利斯的建議拒絕了。但是坎多利斯這樣那樣的說了好久，終於在不使王妃知道的條件下，將季革斯屈服了。這樁事便依計實行了。可是懲罰也跟着來了。偷偷地跑進寢室去的季革斯，被王妃發覺了。她更從她的丈夫口中探知了這事件的所以然。她要求這個青年的希臘人在下面兩個條件中任擇其一，你自己去死或是殺死國王。季革斯雖不是出於本意，但也只得決定了第二個條件，弑了睡着的國王，獲得了王妃與王位。

柏拉圖的故事與此大不相同。季革斯的兒子（不是季革斯自己，與希羅多特的記事不同。）是呂底亞王的牧童。一次地震，他跌入了地面的裂縫裏，在這裂縫裏他發見了一個大死屍。這屍體上，除手指上戴着一隻大的金指環以外，全無別的東西。他立即將這指環除了下來，回到牧童的人羣中去了。他把指環的寶石捻向內部的時候，偶然發見了戴指環的人，身體會隱去

的。靠了這靈妙的指環的福，這牧童即做了國王的使者。不久，與王妃通情，二人相謀，害殺了國王，他遂即了王位。柏拉圖的主旨，是說縱使是正當的人，若完全賦與他以自由，那末與不正的人一樣會作惡的。

赫伯爾自由地利用了上面的兩種資料，從希羅多特，借用了作品的主旨，從柏拉圖，採用了指環的記事，坎多利斯的性格描寫，有幾分依照着希羅多特的指示。季革斯，在希羅多特的記述裏已有纖細的描寫，具備了赫伯爾的季革斯的特色。洛多珀，在希羅多特的記載中，雖顯示着殘暴的性格，但赫伯爾將她構成爲一個高雅純潔的婦人。然而在性格的內面在造型的表現上，以及事件的發展上，不消說，赫伯爾完全運用了與希羅多特的記述相異的創造的手腕。

這篇劇本已如上述，並非歷史的悲劇。赫伯爾在這篇作品裏所注力的一點，是人物的心理，動作的心理的發展。各人物的性格，在這個作品中，露呈着雕塑的明確性。即像托亞斯勒斯比亞等副人物也描寫得極其明顯有如

浮彫一般。至於心理描寫的精妙細緻，可說在德國文學中找不出可與比肩的作品。

不過要理解這作品中的人物的心理，纔能同情於這些人物，那末，我們非想到作者用爲背景的時代——神話時代與歷史時代的轉換期——不可。那時代的女性，並不被人當作「人」看待，是被人當作「物」看待的。赫伯爾自己也曾在一封信上述及這篇作品，他說：「在希臘人看來，女性不過是一個物品 (line Sache) 這是荷馬 (Homer) 的教訓。……可是被我做了材料的希羅多特的傳說中，這個「物品」有時即在野蠻的呂底亞人之間，也化成一個「人 (line Person) 了」。

這作品中，還點綴着一種政治的背景作爲副動作，即對於坎多利斯的啓蒙主義的民衆的反感。赫伯爾雖決意放棄「歷史的」成分，但他的劇作上的特徵，「歷史的」與「心理的」錯綜，仍舊未離開他。

有人批評他劇中神祕的「指環」有損害心理劇的價值的。但這「指

「環」在作品首部雖有較大的效力，在全劇上，正如劈頭的詩中所說，只不過是對於動作進展的一種手段，或緣起而已。動作的主要起因，仍得在坎多利斯的性格中去追求。

赫伯爾的劇作上有一種顯著的傾向，他常啓示着世界的歷史的進展，在主人公或主要的人物沒落中暗示着新道德的將來。在本篇上這一點似乎未顧慮到，這大概因為赫伯爾著作本篇時改變了從前的藝術觀，有意地避去這種傾向吧。但他的本性還不時要遮掩他的意識。例如劇中描寫洛多珀的那種極端純潔的貞操觀念，對其貞操的污辱，人格的蹂躪，僅以二者死一的方法而洗清報復。在她這種決心與實行上，以及在輕率無謀的坎多利斯最後的堂堂大丈夫的態度及由衷心悔悟的事實上，尤其是在他的「世界的睡眠」的主張上，依舊露現着以作者的人格爲根基的思想的背景。這一個「世界的睡眠」的觀念，在執筆的當初似乎不會預存於作者的意識中，在創作的中途突然想出來的。這「世界的睡眠」的觀念，據赫伯爾的解釋，

即是「風俗習慣及政治上的繼續的狀態 (Das Bestehende) 是在道德的及政治的大革命中間固定化了的東西。」能够搖動它開拓革命的新氣運的人，不得不是具有卓越的見識與超凡的力量的人物。坎多利斯於此是一個心有餘而力不足的人，他自不量力地喚醒這神聖的睡眠，受了它的忌憚，終於斷送了自己的生命。在這裏，顯露着作者的後期的保守主義，這一點在現代的人看來，未免發生反感。這是因為赫伯爾觀察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的失敗，感受了一種消極的影響的緣故。不過他的保守主義，也只是反對輕躁的小兒病的革命者，並非敵視一切的進步與革新的。

赫伯爾的反對者布爾特霍卜特 (H. Bultmann) 在戲劇評論 (Dramaturgie des Schauspielers) 中指摘這篇作品的缺點。尤其痛擊這作品的戲劇的運動的缺乏。他對劇中的洛多珀評說：「高雅的情操與義務，使熱情的烈火熄滅，使意志的筋腱鬆懈。」的確，第三幕以後的洛多珀缺乏一個「人」應用的性情，胸中沒有愛情與道德之間應該發生的激烈的爭鬥。這是「無罪過的戲

劇」的通病。但綜觀全劇，心理描寫的細膩，性格描寫的圓熟，樣式的古典的純化，詞藻的精練，雖採用着很辛辣的材料，毫不使人發生反感的種種優點，實足使這作品成爲赫伯爾的傑作。

最後譯者還要附說幾句話。這篇劇只能當作書齋中的劇本(Library-Drama)看，拿到舞臺上去，只怕很難有成效的。這原因前面已經布爾特霍卜特指摘過是缺乏戲劇的運動，那常常的慣引用希臘神話的劇辭，很易使觀客發生疲倦。尤其是我們不多讀希臘神話的中國人，連在書齋中讀讀也不免感着倦厭。這一點譯者在翻譯時，也與讀者一樣，不知皺了多少次眉頭。不過我相信讀者若能忍耐一點凝神讀去，便一定要感着很大的興味的。

一九三一，十二，十九，秋白。

季革斯及其指環（五幕悲劇）

人物

坎多利斯……………呂底亞王

洛多珀……………王妃

季革斯……………希臘人

勒斯比亞

希洛……………奴婢

托亞斯

卡納……………奴僕

人民

本事爲有史以前的神話的事件，發生在兩晝夜之內。

我繪了一條虹¹在畫上，

它雖不及太陽般光明也放着微弱的光亮；

不過它只能放光亮，

決不能當作發生在人們胸中的運命的橋梁。²

第一幕

廳堂

坎多利斯和季革斯登場。坎多利斯佩劍，³托亞斯捧着王冠隨後。

坎多利斯 今天讓你看，呂底亞的國民的本事。⁴——我很明白，你們⁵

希臘人雖然因為不得已只得服從人家，但只是咬牙切齒地荷着疇昔的軛，⁶嘲笑着你們的君主。世上發明了的東西，不馬上經你們的國人改良的，真不容易找得出。你們所附加的縱使單是一頂冠帽，⁷然你們將它一戴在某種物件上，這物件便很完美了。

托亞斯（把王冠交給他。）

坎多利斯 把新的王冠拿來。⁸這舊的王冠有什麼用。怕你把劍也拿錯了。⁹的確，我可對我們正在祭祀的希拉克略發誓！托亞斯，你的年紀雖不這麼老，難道又變成小孩了麼？

托亞斯 我以爲——

坎多利斯 你以爲怎麼？

托亞斯 五百年來，隨便那一位皇上，在陛下偉大的先祖所制定的比武戲時，從未用過別的服裝去駕臨過。前回陛下要除去這世襲的聖寶時，人民都驚惶瞠目洩出從前絕未發過的不平之鳴呢！

坎多利斯 那末，依你的意思，我應該自己覺悟改過麼？

托亞斯 陛下，我一觸到這個王冠，就會發生戰慄，對於這把希拉克略家各代皇上用過的劍，我從未敢捏它一捏。可是對於陛下這新的王冠，在我看來完全和別的人們只要付錢便可得到的亮閃閃的物件一樣。這時既不必想到在噤斯¹⁰的電閃所鍊出的火中，替神明一般的阿啓爾